

整装待发



接受职能治疗 (图片由成汉通提供)

今年1月11日，职总助理秘书长兼杨厝港区国会议员(左)在杨厝港民众俱乐部主持分发助学金和老人度岁尽仪式时，突然遭人纵火烧伤。经过医生的抢救和治疗，他的伤势好了很多。前不久他应《行动报》的邀约，撰文述说他这半年来的经历与感受。以下是该文的摘录。

“事发隔天，党督兼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林瑞生一下飞机，就赶来看我。他告诉我的母亲，当他因我皮肤肿胀而差点认不出我时，心情非常难受。他告诉我的家人不要担心医药费，因为我的保险配套会赔偿所有的费用。他离开之后，当天又倒回来再次安慰我的家人。大年初一当天，林秘书长夫妇也来向我拜年。我送他一张贺年卡，上面写道“牛年加油，不怕逆流”。

撰文：成汉通

我从未料到自己会在一个关怀贫困家庭和年长者的社区活动上，在众多基层领袖面前遭遇这么不幸的事。

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总理夫妇和议员巴拉吉医生夫妇在事发后不久，便抵达医院。李总理安慰我说：“汉通，这真是非常不幸，真是非常不幸。你放心，医生一定会尽力帮你。你好好安心养伤，我们（宏茂桥集选区的议员）会照顾好你在杨厝港区的工作。”

我当时还能回答总理夫妇，过后就进入了麻醉状态。直到后来，我才从报纸上读到原来内阁资政李光耀、副总理黄根成、张志贤部长等多人，都赶来医院探访我。

我在医院的首五天，都留在加护病房里。为了避免我在恶梦中把插在口里的管子拔掉，我肿胀的双臂被绑在床上。我身上缠绕着许多管子，把我和多部医疗器材连接着。我不能说话、不能吃也不能喝，也无法安眠。大腿和背部剧痛无比，因为那里的皮肤已被移植到烧伤部位。医生和护士每天都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我，并告诉我伤口复原的进展。我虽然无法回答他们，但听了心头总是比较好受。

李资政庆幸我的视力和听力都没受损

有一天，我听到身边有一把嗓音对我说：“我是李光耀。”我这才发现李资政已来到床前，正在向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他非常关心我的主要器官和感官，尤其是听力和视力是否受损。我后来从医生口中得知，李资政在我入院的第二天已来看了我两次。医生让李资政知道，我听得到他说话，也听得到他叫我。我听得出来李资政很担心我

的伤势，但我一个字都无法对他说。

李资政第三次来医院探望时，我已经离开了加护病房。躺在床上养病也有八天了，我开始在病房里练习走动，以锻炼平衡。我也能阅读报纸并扭开收音机。当李资政见到我这么努力要跟上外界的发展时，他安慰我说：“我们有本区域最好的烧伤中心，庆幸的是你的视力和听力都没受损。”

我的确庆幸丁那水并没滴到脸部，否则毁容和烧伤的程度就更加严重了。我感谢他的关怀，并告诉他我的母亲非常为我难过。我看到李资政过后跟我的母亲和妻子谈话。他每次来看我，都给了我和家人继续战斗下去的意志。

某夜，过了晚上十点，我仍无法入眠。家人已回去休息，我一个人翻着访客留言册，读着许多访客的问候与祝福，深感激励。原来在我接受治疗，无法接待访客的时候，许多同志，包括前议员都来看过我。就在这时，李资政出现了。他这么晚还来看我，令我非常惊讶。我告诉他，我正在接受可加速伤口（尤其是耳朵）复原的高压氧疗程。他的关怀让我深深感动。我也请他好好照顾李夫人。

牛年加油，不怕逆流

事发隔天，党督兼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林瑞生一下飞机，就赶来看我。他告诉我的母亲，当他因我皮肤肿胀而差点认不出我时，心情非常难受。他告诉我的家人不要担心医药费，因为我的保险配套会赔偿所有的费用。他离开之后，当天又倒回来再次安慰我的家人。大年初一当天，林秘书长夫妇也来向我拜年。我送他一张贺年卡，

上面写道“牛年加油，不怕逆流”。

后来在约500名工会领袖及职总职员出席的全国职工总会2009年工运工作计划研讨会上，林秘书长引述了我这张贺年卡上的祝词，借此鼓励工友们抱着积极乐观的精神，勇敢地面对困境。正是所有来探望我的人，包括许多工运同志在内，所带给我的积极乐观精神，让我有奋斗下去的毅力。不同领域、不同轮班时间的工友，包括一些德士司机，也都在放工后赶来探望我。

总理的慰问

我留医28天后出院。出院前一天，李总理伉俪来探访，并告诉我们很高兴知道我就快可以回家了。当时我和家人的心情都很好，正在收拾回家的行李。医生和护士们都来跟我道别。李总理得知我必须要在出院后接受物理治疗，并祝我早日康复。两天后，他在杨厝港区的新春晚宴上向居民汇报我的康复情况，并代我向居民。

主治医生谭钜需副教授先是给我在家养伤的病假，然后给我可做轻微职务的病假，病假直至七月。在家期间，李总理还拨电关心我的康复情况，并一再吩咐我不要为选区的工作操心。这段期间，殷吉星、黄守金、蓝彬明和李美花同志一直都在代我进行接见选民的活动和其他社区活动，令我感激不尽。

回到家的感觉真好

回到家的感觉真好。弟弟买了一台过滤空气及除湿的机器，让我可以在干净、干燥的环境里安心养伤。隔天刚好是正月十五，我们全家坐下来享用

了迟来的团圆饭。在国外读书的儿子也拨电欢迎我回家。他接到消息时，原本要赶回来，不过家里人劝他别这么做，要他留在国外等我们每天给他消息。

我住院的那段日子里，许多好久没见的老朋友和媒体、报刊的前同事都来看我，令我非常感动。高龄83岁的《南洋商报》前总编辑莫理光右手撑着拐杖走进病房，他一看到我，一句话也没说，眼泪就直流了下来。我知道我受伤的样子，让他看了很难过。我从他的眼神，看得出他希望我能够坚强起来。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无法回应他。当《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跟许多记者朋友一起来探望时，他对我说：“汉通，你要坚强。我们全都在为你加油打气。”

我的斗志一直都很高昂。受伤的只是肉体，而肉体的创伤也正在迅速复原。当我不再需要借助机器呼吸，可以自己吞下第一滴水时，我就已经告诉自己，最糟糕的已经过去，我必须打起万二分精神，让自己快快好起来。我也提醒自己，不要回头看往事。护士曾经问我，是不是照过镜子，所以知道康复的进展。我说不必照镜子，只要看我女儿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了。

如纳丹总统探望时对我说的，做人要有信念。我们也许无法阻止事情发生，但当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必须有应付事情的信念。

母亲和妻子也对我说：“你也许会遇到比这更糟糕的事。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往前看吧。”

是的，我充满信念地面对了现实，也抱着周围所有人所表现的积极心态去面对现实。我的确已经整装待发了。